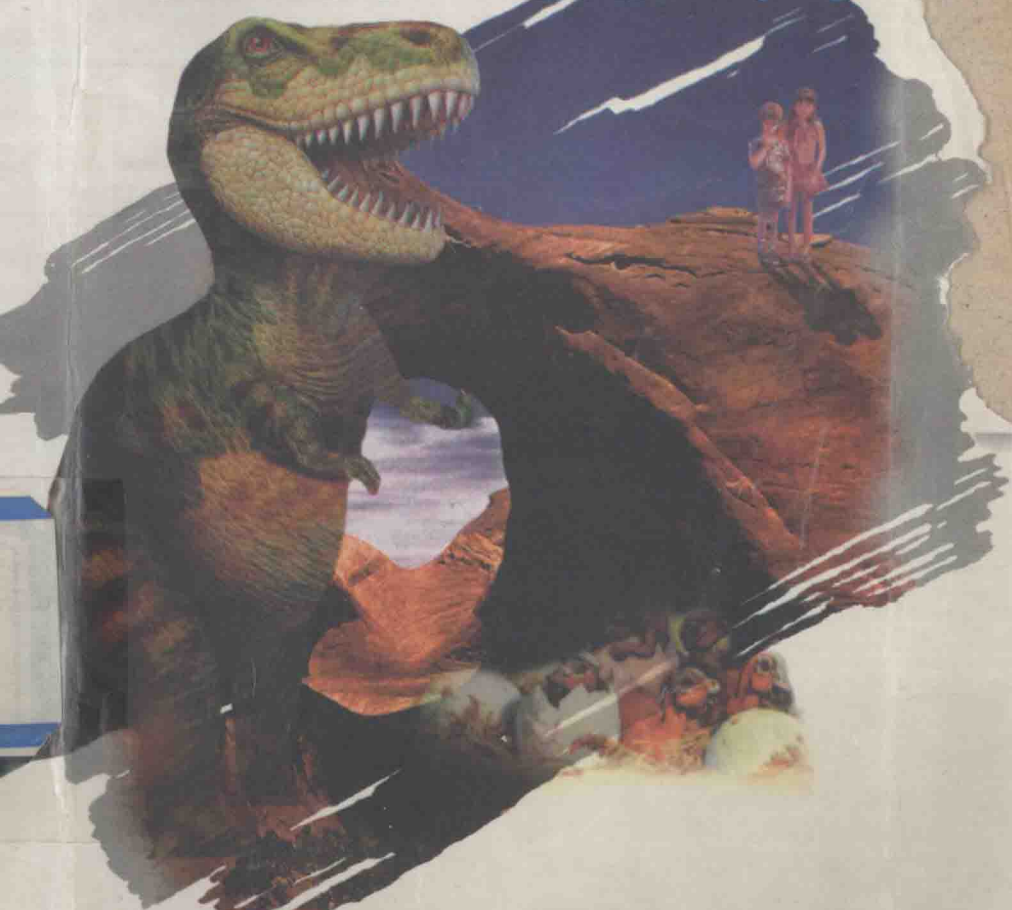


经典风行世界

少年名家名著

少年名家名著

恐怖的世界



埃·亚瑟·柯南道尔 / 著 蔡美玲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少年名流

恐怖的世界

[英] 亚瑟·柯南道尔 / 著 蔡美玲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少年名家名著

恐怖的世界

作 者：〔英〕亚瑟·柯南道尔 著 蔡美玲 译

责任编辑：刘德来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何 武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二道新艺印刷照排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7.25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 000

书 号：ISBN 7—5387—1282—8/I·1237

定 价：66.00 元（全六册）本册定价：1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处处是英勇行为·····	1
第二章	去找查伦杰教授试试运气·····	9
第三章	他是个难缠透顶的入物·····	18
第四章	这真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事·····	27
第五章	有疑问·····	45
第六章	我是上帝的武器·····	59
第七章	明天我们将消失在那未知的土地上·····	69
第八章	偏远的桩柱·····	79
第九章	有谁能预见呢?·····	92
第十章	有史以来最棒的事·····	116
第十一章	我第一次成了英雄·····	131
第十二章	林林里果真恐怖·····	147
第十三章	永生难忘的一幕·····	162
第十四章	真真实实的胜利·····	177
第十五章	我们曾亲眼看见奇景·····	192
第十六章	游行! 游行·····	211



第一章 处处是英雄行为

葛拉蒂的爸爸，汉格顿先生，真是世界人最愚憨的人——像只柔软、杂芜的美丽鹦鹉，脾气是好得没有话说，可是却又完全以呆笨的自我为中心。如果有什么理由叫我离开葛拉蒂的话，一定是由于愿意有这么一个岳父的缘故。我越来越相信，他内心真的以为我每星期到查斯特拿三次，是因为喜欢他作伴，尤其是想听他发表复位本制的高论；关于这个题目，他自认为是权威。

那天晚上，恐怕有一个多小时我一直在听他单调的嗓音谈论劣币驱逐良币、银子的象征价值、卢比贬值、汇兑的真正标准等等事情。

“假定——”他虚张声势地大叫，“世界上全部债务被人同时提出来，而且债主坚持立即付款，以我们目前的状况，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不辨自明地回答说，我一定会破产。因为这个答案，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责备我习惯性的轻浮，使得他逢到我在场就不能讨论任何有理性的题目。他骂完便气呼呼地走出房间，去穿衣准备赴共济会的会议了。

到这时我才终于可以单独跟葛拉蒂在一起，整个晚上我都

觉得像个士兵，等待着打出茫然又可期的信号，一边盼望胜利，一边担忧内心交替出现的失败。

葛拉蒂坐在那里，骄矜而优美的侧脸衬着绿色的窗帘，多美丽，又多冷漠啊！我们一直都是朋友，很好的朋友，可是我却从来没能超越这种关系。像这样十分坦率、十分友善、全不论及男女关系的友谊，我跟报社的任何记者同事都可能建立起来。我的天性根本不赞成女人太坦率，也不赞成她们跟我在一起时自由自在的，这对男人并非毛病。真正的男女感情开始时，胆怯和不信任都会伴随而来，因为得自古代邪恶的遗传，爱和暴力总是并驾齐驱的。那种低垂的脸，闪避的目光，发抖的声音，畏缩的身子，这些才是感情的真实信号，而不是毫不羞怯的凝视和坦白无饰的回答。即使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也已学到这些——或者是我们称为天性的种族基因遗传使然吧。

葛拉蒂充满女人味，有些人觉得她冰冷难缠，但是这种看法实在不公平。古铜色细腻的皮肤，是东方美的色彩，乌黑的头发，水汪汪的大眼，丰满而秀美的双唇——所有感情的特征都在那里了。但是，我悲哀地知道，一直到现在我还没能找到开启它的秘诀。不过，可能的话，我今晚应该找到事情的结论，她可能会拒绝，但是，当个失败的恋人总比公认的哥哥好一点。

我一直默默地想着这些。当那一双审视似的黑眼睛投向我，那颗骄傲的头带着笑意的责任摇着时，我也正准备打破这段漫长尴尬的沉默。

“我预感你要开口求婚，我衷心盼望你不要开口，因为目前这样要好得多。”

我把椅子拉近了一点。

“呵，你怎么知道我要求婚？”我真的想知道。

“女人不是通常都知道吗？你以为世界上的女人一向都懵懵懂懂吗！我们的友谊这么美好，这么快乐，破坏它多可惜！你难道不觉得，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能像我们这样面对面谈天，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吗？”

“我不明白，葛拉蒂。你看，我也可以跟——跟火车站站长面对面谈天。”我想不出这个头衔怎么会扯进这件事里来，但是，刚一提起就让我们俩都笑了。“这种面对面的谈天已不能满足我，我盼望拥抱你，我期盼你的头贴在我的胸前，而且，噢，葛拉蒂，我盼望——”

她发现我有意实践我的盼望时，立刻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你把每件事都搞遭了，”她说。“牵进这种事情之前，一切都美好自然，多遗憾啊！为什么你不能控制自己呢？”

“我不是故意做作，”我辩解道：“这是自然的，这是爱情！”

“唔，如果我们两人都有爱情，情况也许会不同，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啊。”

“但是你必须去感觉——用你的美丽，用你的灵魂！啊，葛拉蒂，你是为爱而生的！你必须去爱！”

“爱情应该让它自己到来。”

“你为什么不能爱我，葛拉蒂？是我的外表，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她温柔了一些，我伸出一只手——如此优雅、谦卑的态度——她却把我推回来，仍旧带着极其深思的笑容凝望我仰起的

脸。

“不是的，”她终于说：“你不是天生自负的男孩。所以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是更深切的问题。”

“我的个性？”

她慎重地点点头。

“我能怎么补救呢？坐下来好好告诉我。葛拉蒂，只要你坐下，我不会对你怎样的。”



她不信任地望着我，那眼神，对我的怀疑比对她自己信心的怀疑更甚，一个人把场面弄得这样毫无调解的余地，真是幼稚而残忍啊！不过，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她到底坐下来了。

“告诉我，我的毛病出在哪里！”

“我跟别人相爱了。”她说。

这回轮到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倒没有什么确定的人，”她一边解释，一边嘲笑我脸上的表情。“只是一个理想，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遇见这种男人。”

“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子？”

“啊，他可能长得很像你。”

“你的嘴多甜啊！好吧，他做了什么我不能做的事吗？只要把要点说出来就好——不喝酒、不吃荤、担任飞机驾驶、精通神学、超人——葛拉蒂，只要告诉我什么事能使你高兴，我一定会尝试。”

她取笑我能屈能伸的性格。“哦，首先，我不以为我理想的恋人会这样说话。”她说，“他一定是个比较刚毅、比较坚强的男人，不会被一个傻姑娘的念头所左右。最重要的，他必须是个敢做敢当，不畏生死，大有作为而又经历奇特阅历的男子。一个男人若非经常赢得光彩来照耀我，我绝不会爱他。你想想理查·伯顿吧，我读过他妻子写他的书，我当时就能明白她的爱。你再想想史坦利夫人，你有没有读到写她丈夫的最后一章，多棒啊！像这类男子才能使女人全心全意地崇拜，同时，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爱全世界都会敬重她是伟大作为的激励者。”

在她热切谈论时，看上去是如此的美丽，使得我几乎丢掉了这次对话的机会。但我牢牢地掌握自己，准备一辩。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史坦利或伯顿，”我说。“况且，我们也没有机会——至少我从来就没有那种机会，如果我有机会，一定会努力把握。”

“你的周围全是机会呀，我理想中的男人的特征就是能够自己创造机会，根本无法叫他停止下来，虽然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但是我好像对他十分熟悉。我们周围到处都有英雄的壮举等着人去做，这些英勇的行为是留给男人去表现，也是留给女人替这种男人保留爱情作为奖赏的。你看看上星期坐汽球升空的那位法国青年，虽然那是借助了风力，但因为他言行一致而令人钦佩，二十四小时内，大风把他吹到一千五百里外的地方，在俄国中部降落。这就是我说的男人，想想他所爱的女人，还有别的女人会如何嫉妒她！这就是我高兴的事——因为我的男人而让人嫉妒。”

“我愿意这样做来使你高兴。”

“你不应该只是为了取悦我才去做，应该是因为忍不住，由于这是天性，由于你内在的男性气概需求英勇表现才去实践。你看，像你上个月讲起卫岗煤矿爆炸的事情，你能不下去帮助解救那些人脱离矿坑中令人窒息的气体吗？”

“我下去了。”

“你却没这么说过。”

“那事一点儿不值得提起。”

“我先前不晓得。”她多少带点兴趣地注视着我，“你真勇敢

啊。”

“我必须如此，要想写篇精彩的报道，必须身历其境才行。”

“多么平淡无奇的动机啊！好像把全部浪漫气氛都扫光了。不过，无论你的动机如何，我还是欣赏你下到那个矿坑里。”她伸出一只手，面对如此的甜美和高雅，我却只能俯身一吻。

“我敢说我还只是个满怀少女之梦的傻女孩，可是这却是确实的，是我个人的一部分，我没有办法不依照它行动，所以如果我嫁人，真的想嫁个有名的男人。”

“这有什么不应该呢！”我叫道。“激励男人奋发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女人。给我一个机会考验我是否能做到！还有，正如你说，男人应该自己创造机会，而不是等待别人给他们机会。看看克里夫（译注：英国将军，十八世纪人，为英国奠定独占印度之局面），起初他不过是个小文书，却征服了印度。老天作证，我也要有点轰轰烈烈的事！”

她笑我突然迸发的爱尔兰兴奋。

“这有什么不行呢？”她说。“你拥有男人拥有的一切——年轻、健康强壮、还有学识、活力。刚才很遗憾，现在我却很高兴，非常高兴，但愿你心中的自我复苏了。”

“那么，如果我——？”

她的手像温暖的天鹅绒般按在我的唇上。

“不必再多说了，你半个小时前就应该到达办公室进行晚班的工作了，只是我不想提醒你。也许将来有一天你在世界上获得地位了，那时候我们再谈。”

那是个多雾的十一月的夜晚，后来我出去赶搭坎伯威的电

车，心中充满光辉以及热切的决心，在我找到满足我心上人的行为之前，一定不再虚度任何一天。可是，这茫茫人世，谁能够想象出什么惊人的事，或什么奇特的步骤来做呢？

虽然这开头第一章好像跟我的故事毫不相干，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章就没有下面的故事。因为，男人只有在怀着处处都有英雄行为的理想走进世界，又怀着一往无前的欲望去追随闯进他视野的事物时，才能像我一样打破现在的生活，投入蕴含着巨大的冒险和无限收获的神秘、遥远时代去历险。然后你再看看我，在《盖瑞特日报》同事中担任一个最不重要的角色，却在一夜之间决心去寻求满足我的葛拉蒂的探险！她这样为了自己的光荣，要求我去冒生命危险是不是严苛而自私？这个疑问只会出现在中年人心中，绝不会出现在正当二十三岁，正值第一次恋爱狂热的青年心中。

第二章 去找查伦杰教授 试试运气

我一向喜欢新闻编辑中那个圆背红发的暴躁老人马克艾多，我有点希望他也喜欢我。当然，真正的老板是毕曼特，可是他住在气派十足的环境中，在那里面他高高在上，绝不会比国际危机或内阁分裂的重要性稍低。有时候我们看见他踏着孤自尊的步伐走向里面的书房，两眼茫然地注视前方，心思徘徊在巴尔干半岛或波斯湾之间。他远在我们之上，而马克艾多是他的第一副手，所以我们熟悉的是他。

我走进办公室，这位老人向我点头，然后把眼镜向上推到光秃秃的前额上。

“啊，马隆先生，我听说你好像表现不错。”他以和善的苏格兰腔调说。

我谢谢他。

“那篇煤矿爆炸的新闻报道得非常好，南瓦克的火灾也是，显然你都经过实际接触。你今天来找我有事吗？”

“想请你帮个忙。”

“啧啧！帮你什么忙呀？”

“先生，你想，你可不可能派我去为报社完成什么任务呢？”

我一定尽力完成，然后写一些优秀的报道回来给你。”

“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构想吗？马隆先生。”

“唔，先生，只要含有探险和危险的任务都行，我会竭尽全力去做，越困难的任务越适合我。”

“你好像巴不得送掉性命吧。”

“不，我是要证实生命，先生。”

“天啊，马隆先生，这话太——太高远了吧？恐怕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特殊任务’的代价大概很难证明结果，况且，无论如何，这种事只能由在公民中有威望的老道男子去做，才能达到效果。现在地图上的空位已全部填满了，再没有任何空间可以表现浪漫……啊，等一等！”他脸上突然堆起微笑来。“讲到地图上的空位，我倒想起来了，去揭发一个骗子，让他出丑怎么样？你可以把他说谎的真面目揭露出来！哎，好，很好。你意下如何？”

“任何事任何地方都可以，我无所谓。”

马克艾多陷入沉思中有几分钟。

“我怀疑你能否跟那家伙和睦相处，”他终于又说。“你好像有那么一点建立人际关系的天才——我猜是同情、动物魅力、或是年轻活力什么的，我感觉得出来。”

“谢谢你，先生。”

“既然这样，你何不跟安摩耳公园的查伦杰（译注：查伦杰原意为挑战者，显然作者有意为他取这么一个名字，以符合此人不屈不挠，意志坚定的个性。）教授试试运气呢？”

我敢说我看上去有点惊愕。

“挑战者!”我叫。“查伦杰教授，著名的动物学家!他不就是打破《每日电信报》布朗戴头颅的那个人吗?”

新闻编辑阴森一笑。

“你怕啦?你不是说要冒险吗?”

“这是件有利的事，先生。”我答。

“不错，我不认为他一直都会像上次那么暴戾，我一直觉得是布朗戴没选对时间、没选对方式。你可能运气好一点，或者比较有对付他的手段，我确信你有几把刷子，《盖瑞特日报》应该让你表现。”

“我一点都不了解他，”我说。“我只记得因为痛打布朗戴的原因，他的名字便跟警方和法院分不开了。”

“我有一点资料可以为你提供，马隆先生。因为我已经注意这位教授一段时间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这是他的简要记录，我大致对你说一下：

“‘查伦杰，全名：乔治·爱德华·查伦杰；出生：1863年生于劳格斯；教育：劳格斯学院，爱丁堡大学。1892年任职大英博物馆助理，1893年担任比较考古部的助理保管员，同年辞职。曾经得过动物学研究“克来斯敦”奖章，是数不清的外国学会会员，又是古生物学会，大英协会等等的前任会长。著作有：《恐龙头颅之观察》，《脊椎动物演化大要》；另外还有大量研究报告，包括《魏斯曼氏遗传学说谬误之探究》，这篇报告曾引起维也纳动物协会热烈讨论。消遣：散步、登山。住址：西肯新顿，安摩耳公园。’

“喏，这资料你拿着，今天晚上只能给你这些了。”

我把那张资料收进口袋。

“等等，先生，”我发现面前这张脸由红转淡，便说：“我还没弄清楚，干嘛要去求见这位绅士，他做过什么事呢！”

那张脸又回复红润了。

“他两年前独自到南美洲探险，去年回来的。他确实去过南美，却不肯透露详细地点，只是含含糊糊地提提他的历险，有些人开始找他的漏洞，后来他就缄口不说了。结果发生了奇妙的事——或者，比较可能的假定是说，这男人是说谎冠军。他有一些受损的照片，大家认为是假的，结果他气得大骂每个提



问题的人，还把记者抛到楼下，依我看，他只是个有科学才能的杀人狂。马隆先生，这就是你要找的人，好了，就这样，看你能跟他做出什么事来，你体壮身高，可以照顾自己，无论如何你都是安全的。”

带笑的红脸又转变成粉红色的鹅卵形，外围镶了一圈淡黄色的花边，这次会谈结束了。

我走向“蛮荒俱乐部”，却没有进去，只是倚在阳台栏杆旁，深深凝视着棕色柔曼的河流。我通常要在户外流动的空气中才能思考得清晰透彻。我拿出挑战者教授的表，就着日光灯重新读了一遍，这才有了所谓的灵感。身为记者，根据刚才听到的话，我断定要跟这位脾气暴烈的教授相处实在没什么指望。不过在他经历的记要里两次提到的反责语，只能意味着他是个科学狂，这里面难道没有显露出可能让人亲近的余地吗？我想得试试看。

我走进俱乐部，时间才十一点刚过，虽然热潮还没开始，大厅已相当拥挤。我注意到一个高瘦的男子坐在火炉旁的扶手椅里，我拉把椅子到他旁边，他立刻转过头来——正是所有人里我最该选择的人。他是《自然日报》的泰普·亨利，像一只瘦干粗劣的动物，认得他的人都知道他十分谦卑。我立刻进入我的主题。

“你听说过查伦杰教授吗？”

“查伦杰？”他的前额不以为然地皱在一起。“就是从南美带回来荒诞故事的那个男人啊。”

“什么故事？”